

2011年世界民族问题纷繁复杂，苏丹的分裂、挪威的惨案和伦敦的骚乱、缅甸国内的战火、中东多个国家的政治剧变等都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深刻分析这些民族热点问题并从中获得警示，将有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认识、把握和处理民族问题。

2011年

世界民族热点问题述评

文/熊坤新 裴圣愚

苏丹分裂： 文明冲突论的应验？

2011年7月9日，南苏丹在其首都朱巴举行仪式，正式宣告独立，国名为南苏丹共和国。南苏丹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也是非洲第54个国家。7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接纳南苏丹共和国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由此，非洲最大的国家一分为二，一南一北。

早在1955年苏丹独立前夕，因反对与苏丹北方组成独立国家，南方发动了第一次内战，直到1972年结束。1983年，因对政府在全国推行伊斯兰法不满，南方成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以下简称“苏人解”），对抗中央政府，第二次内战爆发。1994年，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倡导下，苏丹政府同苏人解展开政治谈判，2005年1月双方在内罗毕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22年的内战。根据协议，苏丹将组建由北南方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政府；赋予南部自治权，北部实施的伊斯兰律法不在南部适用；苏丹将进入为期6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南方居民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同年9月，北南双方根据协议组建了民族团结政府。2011年1月9日，南部苏丹就其未来的地位问题举行公投。公投结果显示，98.83%的选民支持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世界上大约有30多个国家；二战结束时，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二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又使全世界新增了100多个国家。而冷战结束后，因苏联东欧阵营解体，一下子又多出了20多个新国家。后来，

厄立特里亚和黑山宣布独立，使国家数量接近200个。最近，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也单方面宣布独立，并得到了部分国家的承认。而今年苏丹的分裂，则延续了世界地缘政治版图日趋碎片化、扩散化的趋势。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所认为的：“一个国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暴力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当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后一种威胁和自治或分离运动。如果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一致，人们可能会通过种族灭绝或强制移民来使之一致。”亨廷顿认为在地区或者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出现在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程度强、多种意识形态混杂等特点。类似苏丹这样的领土横跨文明断层线的国家，面临着维护国家统一的特殊问题。而在现实中，苏丹是现代非洲内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数十年内战共造成苏丹200多万人死亡，500多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资源丰富的苏丹因此而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苏丹的民族问题在地理上主要表现为北方与南方的冲突，在对象上主要表现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冲突，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国内分属不同文明的民

族间的激烈武装冲突，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多党派围绕政治权利的冲突等。这些似乎使文明冲突论得到了充分而有力的应验。那么，导致非洲最大国家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确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

首先，南苏丹自古就是黑人居住的地区，保留了传统的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和政治制度。而北苏丹则不同，从9、10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开始传入苏丹北部地区，并且越来越强势。15世纪，存在于北苏丹的基督教王国灭亡，这里彻底成为了阿拉伯人和逊尼派穆斯林的聚居区。从古埃及时代起，南苏丹就常常和北方发生冲突与战争，苏丹南北方直到公元13世纪才第一次统一，1821年才纳入同一个国家的版图，且这两次统一，都是由入侵的埃及军队所强加。长期以来，苏丹南北方在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异，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可见，苏丹统一的历史基础十分脆弱。

第二，殖民主义强化了南北之间的隔阂。英国在苏丹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禁止南北方的人员往来与交流；阻止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向南渗透；鼓励基督教在南方的传播；鼓吹民族自决。在其后苏丹独立的过程中，北部阿拉伯人逐渐控制了中央政权，并试图寻求南方的伊斯兰化，将阿拉伯语定为苏丹惟一的官方语言，在殖民时期受过较高英语教育的黑人精英被排斥在政治决策层之外。这样，在南北苏丹之间就造成了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三，西方国家的干涉促成了苏丹的分裂。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敌视苏丹，美国甚至将其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而加以制裁；更有甚者，海牙国际法庭还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特别是苏丹丰富的石油资源更加牵动着西方国家的神经，妄图通过肢解苏丹来确保其在非洲的经济利益。

第四，经济利益是造成南北分裂的核心问题。苏丹盛产石油，其中南苏丹石油产量占70%，但其出口设施却依赖北方，所分配到的石油收益不到总数的50%，与相对富裕的北苏丹相比，南苏丹贫穷落后，尤其是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盛产石油的阿布耶伊地

区的归属、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等也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可见，苏丹的分裂当然有其文明冲突的因素在内，但矛盾冲突中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其利益诉求。一般来说，相互交往的各民族对物质生存资料等各种社会生存利益的争夺与竞争，乃是民族交往关系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影响着相关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因此，当双方的生存需求很难同时完全得到满足，双方的民族生存利益也很难根本一致或完全统一起来，这便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最基本的根源。

南北苏丹的分裂是继1993年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以后，非洲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的再次失效，也必将助长非洲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乍得、刚果（金）、塞内加尔等多个非洲国家都正面临国内民族矛盾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受到民族分离主义的挑战。苏丹分裂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会立即产生，人们将拭目以待。虽然国家的分裂带来了战火的平息，但石油、边界等复杂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冲突的隐患依旧存在。新生的南苏丹如何实现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成为各方继续关注的焦点。

欧洲惨案：

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

2011年2月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表示，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指导下，政府鼓励少数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导致一些年轻的英国穆斯林走向个人极端主义。他说，现在是将过去的失败政策翻过去的时候了，现有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理念认为，不同的文化应该受到尊重，允许甚至鼓励大家各自生活，彼此泾渭分明，甚至背离主流；但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是错误的信条，它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歧异，阻止人们加强认同感，事实上还在刻意地弱化它；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容忍那些拒绝接受平等和民主，积极提倡分离主义的人只能导致激进化；英国需要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认同，以防止人们转向极端主义。

2月1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表示，法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失败。他说，法国尊重差异，但是来到法国的新移民必须让自己认可法国所崇尚的价值。如果你来到法国，你就必须让自己融入一个单一的团体，这就是国民的团体。如果你觉得这无法接受，你就不受法国的欢迎。我们对于来到法国的移民个人的认同过于关注，却对接纳他的法兰西国家的认同关注不够。

2月14日，荷兰副首相马克西姆·费尔巴哈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荷兰失败。他希望荷兰人像美国人一样首先说自己是荷兰人,之后才是自己先前居住的国家。移民必须接受荷兰的价值观。

此外,德国总理默克尔、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以及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也在不同场合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并没有成功地解决整合问题。

各国政要们这番谈话过后不久,7月22日,挪威男子布雷维克先是在首都奥斯陆市中心的政府办公楼群附近引爆了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然后又在奥斯陆以西约40公里处的于特岛上开枪射杀参加挪威工党青年团夏令营活动的青少年,共导致至少76人死亡、百余人受伤。8月4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29岁的黑人男性平民被警务人员枪杀,随即引发了民众上街抗议警察暴行。8月6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始了一系列的恶性社会骚乱事件。8月9日,骚乱已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多个城市。

自由和博爱一直是欧洲价值观的根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一直是其引以为自豪的理念。但是在实施多年之后的今天,特别是在挪威和英国的惨案发生之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陷入了有些尴尬的境地。其实,这反映出了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在欧洲的复杂性。那么,为什么欧洲政要接连发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的论调呢?欧洲的惨案是否证实了他们的判断呢?

多元文化主义,简单来说,即是一种为了谋求多民族、多文化在一个国家内共存而形成的国民整合措施。多元文化主义是民族问题“文化化”的典型做法,它指出民族间的差异是一种文化差异,希望通过承认与尊重社会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构建一种和谐的民族关系与文化共存,促进社会整合。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一种基于尊重民族平等原则的民族政策,强调不同的民族可以同时保持对国家和对民族的文化认同,但对国家的认同无疑是居于首位的。少数民族不再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是国家主体民族的一部分。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也承认了民族多样性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为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在欧洲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赋予了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保障了不同种族在统一的社会结构中保持其自身文化传统的权利。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大环境下,各民族在保留自己独特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吸收其他民族的许多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当少数群体的平等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时,他们便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一

种责任感,从而积极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经济繁荣的共同目标做出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移民进入欧洲,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其中大部分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对贫困。在这种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他们与社会其他部分有不同之处,鼓励他们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拒绝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以至于这些移民程度不同地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9·11”事件之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抬头,欧洲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越来越持某种怀疑与警觉的态度。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连环爆炸案和2005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作案者都是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法国骚乱、驱逐罗姆人、遏制非法移民等问题相继出现;2004年法国正式实施“头巾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具有明显的宗教标志的服饰;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反对在该国境内新建清真寺宣礼塔;2011年法国、比利时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罩袍及覆盖全脸的面纱……欧洲人对外来移民的反感度达到高峰,民族情绪高涨。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欧洲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移民更是被极右翼势力当作替罪羊,受到无端指责。再联系到2011年欧洲的惨案,这些事件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欧洲自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来所面临的困境。这也是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先迎后拒”的内在因素。

当今欧洲国家的确普遍存在一种危机感,从两个新造英文词汇就能说明问题:一个是“拉丁欧洲”(Latin — Europe),是指其语言源于拉丁语的欧洲国家,以及欧洲已分裂成了西欧、北欧发达地区和东欧、南欧欠发达地区两部分,“经济柏林墙”正在形成;另一个是“欧拉伯”(Eurabia),是由“欧洲”(Europe)与“阿拉伯”(Arabia)两词组合而成的。2005年出版的《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一书将其定义为“欧洲正在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并进而衍生出“欧拉伯威胁论”。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巨大冲击使得西方政要得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的言论,“他们所尊崇的普适性的标准受到了异质文化标准的挑战。在穆斯

林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与移民国家倡导的国家认同之间出现了分歧。”

人类文明的发展无可置疑地是多线条的，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民族的发展，也不必然地以其他民族的消亡为前提。相反，各个民族是可以共同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明共性的成分会越来越多，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和基本的财富。世界各民族所创造出的文明，既是由各民族的共同价值组成，又是由民族差异予以丰富、融合、促进和发展的。民族文明的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会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诚然，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欧洲文化的多样性是历史的必然，欧洲要维持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很好地解决移民问题，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国家整合和移民融入的障碍，没有理由断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完全失败。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移民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加强国家认同。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缺乏文化的包容性，必然激化更多的矛盾。欧洲各国应该在平等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行为准则。“给予少数族裔以必要的尊重，使得少数族裔在国家 and 主流群体前依然保有尊严和平等，这种维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做法反而有益于国家构建的合法化和一体化的进程。”

缅甸政局： 大湄公河的险滩？

2011年2月初，缅甸总统选举正式揭晓，原总理吴登盛当选为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并组成新政府，由现军政府向新政府移交国家权力。

此后，全缅甸多个邦的战火开始熊熊燃烧，掸邦、若开邦、克伦邦、克耶邦、克钦邦的少数民族武装基本上都与缅军处于战争状态，特别是掸邦的北掸邦军、南掸邦军与缅军的交火最为激烈。

5月，局部地区的冲突还在继续扩大。缅甸政府军与克伦佛教军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和伤亡，一些村寨在进行着拉锯式争夺，军事冲突局势使

得当地民众大量逃亡泰缅边界。

6月，缅军与克钦独立军开始正式发生大规模的交火。在掸邦，缅军对北掸邦军的围剿在继续，并多次取得重大胜利，而克耶邦地区和克伦邦地区的战火依然继续。

9月6日，缅政府与掸邦第二特区（佤邦）、掸邦第四特区谈判成功，达成初步停战协议。但是，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冲突持续恶化。30日，缅甸联邦议会突然宣布吴登盛总统在其任期内将搁置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消息一出，引起全世界舆论哗然，也引发了各界对中缅关系的担忧。

10月1日，缅甸中央政府与掸邦第二特区（佤邦）武装举行了首轮和谈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双方代表在共识文书上签字。佤邦表示掸邦第二特区是缅甸的一部分，不寻求脱离联邦，并将致力于维护国内长期和平，且将在边境地区稳定和发展方面与中央政府合作。

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搭载中国船员的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枪击事件，致使13人遇难。10月31日，中、老、缅、泰4国在北京正式发表了联合公报，同意在4国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具体建立情报交流、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整治治安突出问题、联合打击跨国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合作机制，以有效维护湄公河流域航运安全秩序，保护4国国籍船舶、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采取专项统一行动，彻底摧毁长期危害本流域安全的犯罪集团。

在依据新宪法举行20多年来首次多党制全国大选之后，缅甸的政局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大湄公河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体现了东南亚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在湄公河重重险滩和暗礁之中，如何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重要利益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缅甸共有135个民族，主要有缅族（约占65%）、掸族、克伦族、若开族、孟族、克钦族、钦族、克耶族等，其中许多民族是中缅跨界民族，包括独龙族、佤族、怒族、景颇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德昂族等。缅甸共辖7个省、7个邦和1个联邦特区。7个省的主要人口为缅族，7个邦的主要人口由当地的少数民族构成，包括钦邦、克钦邦、克耶邦、克伦邦、孟邦、若开邦、掸邦。其中，掸邦位于缅甸联邦东部，约占全缅总面积的1/4。掸邦中存在4个特区，这4个特区控制着大约80%的中缅边界。第一特区为果敢，其军队是民族民主同盟军；第二特区是佤邦，其军队是佤邦联合军；第三特区是克钦新民主独立军；第四特区位于小孟拉，其军队是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

由于缅甸少数民族武装聚集于缅北,紧邻中国,该地区在历史和现实上都与中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加之中国已是缅甸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缅合作的水电项目、管道工程、高速公路工程、高速铁路工程等都要通过少数民族武装的辖区范围,特别是中国希望在2013年建成一条长约2380公里的穿越缅甸的管道,把石油和天然气从安达曼海输送至云南省,同时开辟同印度的贸易路线。因此,西方势力也往往利用缅甸问题遏制中国。所以,缅甸的民族问题不仅影响本国的稳定和发展,也对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这样,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符合中缅两国的共同利益。中方也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和支持缅甸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愿望以及为推进民族和解所作的不懈努力,相信缅甸新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来维护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缅甸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中国与缅甸应齐抓共管,共同维护边境稳定,把中缅边境建设成为和平、友好、合作的纽带。

缅甸民族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经济落后成为制约缅甸各民族和解的最重要因素。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主要聚居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部平原和南部沿海地区,而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东、西、北部的高原地带,经济差距的拉大势必造成民族矛盾的加深。加之没有特殊照顾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真正实现。同时,缅甸民族问题还涉及到国内的民主运动、“金三角”毒品、西方势力、周边邻国、难民和宗教等多种复杂问题的影响和困扰。

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湄公河(澜沧江)流域内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合作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东盟全方位合作不仅能够有力地促进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给双方人民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会为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密松电站与湄公河船员遇难事件给中国外交敲响了警钟。中国既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永不称霸的外交承诺,但另一方面,缅甸乱局严重地危害到中国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威胁到我国西南边境的稳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利益。因此,中国必须要更加灵活地对待 and 处理好缅甸问题。“如何通过合作帮助少数民

族融入发展的主流之中,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一个更具宏观和长远意义的战略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解决得成功与否,也直接关系到双方合作深入的程度。”

北非和中东剧变： 阿拉伯世界的春天？

2011年1月14日,大规模骚乱使在位长达23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黯然交权,带着家人飞往沙特。

2011年2月11日,执政近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

2011年3月15日,叙利亚爆发反政府游行示威,安全部队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4月19日,叙利亚宣布废除已经实行了48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结束国家紧急状态;8月4日,阿萨德签署法令,宣布叙利亚实行多党制;11月12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自16日起中止叙利亚代表团参加阿盟及其相关机构的活动,直至叙利亚政府全面执行阿盟就化解该国当前危机的倡议。

2011年1月15日起,也门各大城市陆续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政府军与反对派、基地组织之间展开激战。11月23日,萨利赫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签署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旨在化解也门危机的调解协议,也门朝野两党随后也签署了海合会协议执行机制的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萨利赫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于30天内辞职,成立由反对派领导的联合政府并举行总统选举等。

2011年2月14日,巴林发生反政府抗议示威,警方与示威民众爆发冲突,多人死伤。3月15日,巴林宣布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请求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出兵协助稳定局势。

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反对卡扎菲政权的反政府示威。2月27日,反对派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成立临时政权全国过渡委员会,内战爆发;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北约开始武装打击卡扎菲;8月26日,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进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10月20日,卡扎菲身亡。

同时,阿尔及利亚、约旦、黎巴嫩和摩洛哥等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东局势动荡仍在继续。

中东政治风暴,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历史罕见,以至于西方媒体美其名曰“阿拉伯之春”。那么,这次中东剧变是否真如西方所期望的,带给阿拉伯世界春天般的温暖?

这场政治剧变有着复杂、深刻的原因。“从已经呈现的情况看,这次风暴的原因似乎可以简要概括为失业和贫穷的经济困难点燃了长期积累的政治火药,引爆了西亚和北非政治大变局。”政治上,长期的个人和家族垄断统治导致专制、腐败,体制僵化。经济上,受金融危机影响,物价飞涨,失业率高,贫富差距拉大。当然,其背后还隐藏着民族、宗教、西方大国影响等多种因素。

从国内角度看,民族、宗教构成越复杂,越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或利用,政治持续动荡的可能性越大。美伊战争之后的伊拉克就是其典型。此次政治剧变中,民族、宗教构成比较复杂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就面临着国家政局长期动荡的危险。内战之后的利比亚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但如何尽快实现国内的团结和稳定,开始重建仍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叙利亚统治者是什叶派,被统治者中有2/3的国民又是逊尼派,过去依托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才使叙利亚政局得以长期稳定,可如今的政治局势使其成为中东动荡的新源头。也门更是处于内战的边缘,“哈希德”武装、基地组织与也门安全部队多次爆发激战,各党派对权力的争夺还在继续。由于脆弱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政治冲突必然会沿着民族、教派的界限展开,甚至出现内战。

从国际角度看,中东地区在地缘政治上有四大力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伊朗、突厥人的土耳其、犹太人的以色列,另外还存在着西方大国的势力。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埃及、叙利亚的地位举足轻重,既涉及巴以、阿以和平、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又与伊拉克安全、库尔德人以及伊朗问题相关联。而在“阿拉伯之春”中纷纷倒下的都是亲西方政权,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政权对西方太过依附,过度出让国家和民族利益。阿拉伯世界的大动荡使该地区力量的对比出

现新的变化,原有的平衡已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形成。因此,这场政治剧变将使中东地区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中东和平的进程将更加艰难。

同时,中东剧变也给了极端势力崭露头角的机会。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宣布将以宗教教义为法律依据;在埃及,最强大的反对势力、高举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两面大旗的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主导新政权;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复兴党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胜出;也门内乱处处看到基地组织的身影。此外,中东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或许会获得新的生存空间。

冲突和游行仍在继续,贫困和动荡没有改变。解决之道应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实现和解,团结一致进行国家建设,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阿拉伯各国普遍存在的贫穷落后、社会不公、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问题。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最普遍最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一。说它普遍,是因为几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问题,无论在发达的美国、欧盟或者发展中国家,还是欠发达的非洲各国,莫不常常因民族问题而困扰;说它复杂,是因为它常与各国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外交等问题相交织,有时候是综合性地产生影响。

毫无疑问,2011年的世界民族热点问题依然被人们予以高度关注。从总体上看,导致民族热点问题的原因更为复杂,民族与宗教、政治、资源环境等问题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民族问题的干预明显增强,而西方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很值得人们予以警惕。同时,民族问题的示范性效应和连锁性反应也更加突出,民族冲突往往不只局限于某一国内,冲突的地区化、扩散化、外渗化趋势较为明显。北非和中东地区无疑是今年民族问题的热点和焦点地区,人们有理由对它表示高度关切和关注。当然,这些地区的民族问题虽然冲突不断,但从世界大局来看,其民族热点问题尚处在可控之范围内。应该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时代发展和民族发展的主流、主题和趋势。

(责编 李晓林)